

往矣，往矣，魂斷斯矣

——論《台北人》中蘊含的中國古詩境界

“台北人”，顧名思義，生於斯長於斯懷鄉於斯之人；但在白先勇筆下，卻恰恰相反：他們出生成長在大陸，半生輝煌、一心熱血癡念都灑在了這片土地上，最後卻流亡臺灣，於方寸島嶼間耗盡後半生的蠅營狗苟。台北人，台北人，不過是心靈路過暫居這裡的人。“有時候，你以為的歸宿，其實只是過渡；你以為的過渡，才是歸宿。♠”國之興衰、物是人非，“台北人”命運最終的歸宿，在白先勇筆下，被最為精準地捕捉到了：對他們而言，國家、故人，終究是一場摸不清道不明的癡怨人生。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元稹《離思》：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元稹在寫這首詩時，正值貶官，追憶過往、懷念戀人而忍不住感傷到：人的心啊，看過遼闊的滄海之水，就比不上平常的小溪涓流了；領略過如夢似幻的巫山雲雨，那別處的雲就不足為奇了！人事變遷、家國興亡，從小人物的命運多舛，到大背景的變更交替，對人們心靈造成的創傷是無法磨滅的，而在文人墨客的筆下更是演變成了千百年獨具中國特色的傷痕文化。因此，“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對歷代興亡、感時懷傷的追悼，其中所表現出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

但“五四運動”之後，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認，讓中國現代文學不得不面臨著缺失厚重感與歷史擔當的窘迫局面。而白先勇的《台北人》卻全然不同，表面是過往風光的失落，平常人物的今非昔比、物是人非，字裡行間卻承載著命運與國家安危的興亡感和厚重感。他從前人筆下學習到的那份古詩詞獨有的境界意味，無不讓《台北人》愈加豐厚充盈。而我從中領會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古詩境界。

滄桑境界：舊國舊都，繁華落幕

人們常說一個人越是懷念過去，就越能代表現實境況的不如意。白先勇在開篇用了這樣一句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看到舊時盛極一時的家族沒落的門第，感覺到了蒼涼，不由得生出感歎，世上沒有永遠長盛不衰的門戶。作者深感這種固定的歷史步伐，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人類不過是一次次在歷史的劇碼

中重蹈覆轍。於是處在興衰更替的夾縫中討生活的人，就成為了 他思想的化身，讓讀者能夠從他們身上看到歷史畫卷是如何衍生到過去，又是如何與現實對話的。

一枕華胥夢，清醒過後，便只留得破落一地的繁華碎片。米蘭昆德拉就曾說過：“這是一個流行離別的世界，但我們不擅長告別”。就像《永遠的尹雪豔》中，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先生太太們，飽含著一腔懷古的幽情，相聚于尹雪豔舊雨新知的聚會所，“好像這裡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他們不甘現況的單薄，無法直視過往與現實的懸殊，“把十幾年來不如意的事兒一股腦兒拋掉，好像尹雪豔周身都透著上海大千世界繁華的麝香一般，熏得這起往事滄桑的中年婦女都進入半醉的狀態。”這種逃避的、自欺欺人的、卑微的驕傲的、破罐子破摔、複雜的心理被白先勇描摹得細膩而生動。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面對童經理的嘲諷埋怨，金兆麗潑辣回擊，那些上海百樂門的風華絕代，豈是這沒見過世面的赤佬可以想像的。即使是蕭美紅這種小角色，也讓她忿恨得牙癢癢：“那起小娼婦哪裡見過從前那種日子？那種架勢？當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觀音裙下，像陳發榮那點根基的人，扳起腳趾頭來還數不完呢。”表面上是不服輸的，但金兆麗內心依舊感慨萬千。更何況她還常年輾轉其間，風月場所往往映射一個時代的繁華，而夢又都是突然蘇醒的，像無法掌控的泡沫，最後破滅時只剩下一灘空虛，所以深居於其中的人愈是更加可憐可悲了。

然而白先勇對待他們是包容的，因為他深知，在命運的轉折處，無論是誰，都無力承受今非昔比的慘痛代價。芸芸眾生之態，就是最現實的問題。他用一個個小人物的歸去來兮，烘托表達出古詩中的滄海桑田之意，從而達到中國文學的一大境界。所以他抒發的、感懷的，不僅僅是身為文人的無奈，更是通過不同階層人物在時代變遷中的輾轉反側，把整個人類悲與歡、聚與散、古與今、盛與衰，統統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去觀照，油然而生出沉重的歷史消亡之感。

### 無常境界：歲月中皆是客

從古至今，人們都熱衷於探討離別。海峽兩岸的距離，不僅是“台北人”對過往自我的告別，也是與故人的愛別離苦。杜牧筆下有“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來表達對遊人歡聚的無限嚮往；王維筆下有“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依依惜然；而在白先勇筆下，更多的則是世事叵測、目斷飛鴻的心酸和苦澀。

這其中不乏尋常癡男怨女，聚散兩依依。一切都將一去杳然，書中的這些可悲之人又有誰能將其捕獲。一些看似從過往抽身而出，活得瀟灑自在，卻唯有自己知道不過是

打碎了牙吞進肚子裡，忍受著漫長的煎熬；有些人癡戀半生，小心翼翼的守護著過往的夢境，但面對現實衝擊時，立馬潰敗，最終走向悲劇。前者如《一把青》之朱青，後者如《花橋榮記》之盧先生。

朱青原本是一個沉默的、靦腆怯生的弱女子，在十幾歲的年紀愛上空軍郭軫，輟學私奔，這兩情相悅的佳話，最後硬是被戰爭逼成了陰陽相隔。“無常”帶走了郭軫，也給朱青帶來了年少歲月最難以言喻的傷痛。荏苒流年，亂世成殤，幾十年過去，靈魂深處的郭軫變成了新的空軍小夥子，奈何命運輪回，殊途同歸。她早不是當年無法走出悲傷的小姑娘了，因為“無常”已在時光的蹉跎中耗盡了心灰意冷，時間的韌性是驚人的，它最擅長的事，不過指引在“無常”世界裡掙扎人們走向麻木的歸宿。

至於《花橋榮記》的盧先生，他人生全部的理想意義在于攢錢將桂林老家的羅姑娘接到臺灣來成親，當這筆錢被騙光時，唯一的指路燈塔瞬間轟然倒塌。曾經知書達理，斯文樸實，送小學生過馬路，張開雙臂攔阻過往汽車，喊著：“小心，小心，讓那群小東西跑過街去”的那個人，走向另一個極端——兇橫乖戾，口出狂言，面目可憎。東野圭吾就曾說過：“一個人只要好好活著，就足以拯救某人”<sup>4</sup>，這是盧先生的信仰，亦是他的執念。“無常”厲鬼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沒想到卻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誰也不願意看到人生只剩下過客匆匆，這其中生死兩茫茫、聚散無常所帶來的東西，著實令人唏噓。

白先勇曾說過：“我寫作是為了表達人類內心無言的悲傷”，這和古人寫詩抒發悲歡離合的意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白先勇筆下的愛人、友人，還是一切有情之人都大致不得不經歷“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sup>5</sup>的遭遇。雖然“無常”已是古詩中的陳詞濫調，但它依舊被看作為中國傳統文學中永恆的主題。沒有一個人能一輩子陪著另一個人，也總有人不會如期歸來，而這，不就是離別的意義所在嗎？生死聚散無常，亦是白先勇於古詩中摸索出的最尋常也是最不尋常的境界。

### 悲壯境界：仗劍而立我已非少年

不難發現，在《台北人》中間還存在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曾經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擁有滿腔壯志豪情，晚年卻漂泊於臺灣，心還未老，身體卻已步入年邁。古代多少文武兼備的詩人借寫詩來抒發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情。他們往往空有滿腔熱血卻沒有用武之地，一心報國卻不被朝廷重用，回憶起曾經沙場馳騁、馬革裹屍的日子，不禁悲痛欲絕。而作為名將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耳聞目睹父親抗日時期彪炳千古的戰績，也親身

經歷國名黨戰敗、和父親一退居臺灣的惆悵苦澀，所以對待戰士們追憶金戈鐵馬的心境最能感同身受。他寫《歲除》的賴鳴升，《梁父吟》中的樸公，《國葬》中的秦副官，甚至是《冬夜》裡的余教授，也就是在寫他自己最熟識親密的人。所以在這一部分，我理解的白先勇在寫作境界的把握上，手法更加爐火純青。體會即生活、即藝術，他塑造的不僅僅是人物，還是經歷和情懷。

觀望眾生相，《台北人》中的黯然銷魂者，非賴鳴升莫屬。他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嗓門異常粗大，濃濁的川腔，笑起來時，一臉的皺紋還似水波一樣一圈壓著一圈”。可越是深重的、難以啟齒的百般無奈，往往越需要隱匿在神氣的面孔之下。所以這樣一個粗魯質樸，聲若巨雷，勢如奔馬之人，即使貧困潦倒，在“歲除”這一天也要置辦上年貨和劉營長夫婦團聚在一起。因為僅有他們似乎還見證著他生命中的那些微光，那些支撐著他現在繼續“苟延殘喘”的當年戰火紛飛的澎湃歲月。相信文中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念叨“台兒莊戰役”，說到興奮之時，“臉還燒得紫漲”，就像漫漫黑夜即將耗盡的火柴，只能通過一次次回溫來告慰已逝去的崢嶸記憶。而所有外在和內心的極度不平衡正好彰顯了一切悲劇和痛苦的緣由：燃情記憶所支撐的行屍走肉。

相較之賴鳴升，《冬夜》的余教授少了一份對過去的糾纏困擾，多了一份對當下的妥協。文中多處運用對比，“凌波仙子”雅馨和市井婦女余太太；“五四”運動時期的青年們和此刻的兒子俊彥；不同時期對拜倫的不同態度……所有的這一切都一步步暗示余教授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出的抉擇。文章最後當他驟然追憶起年輕的自己，也只是“搖了搖十分光禿的腦袋，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之後的睡夢便殘存“隔壁隱約傳來一陣陣洗牌聲”，這何嘗不反映出余教授身上理想主義的枯萎和殘酷現實的大獲全勝？

歷史帶來的痛楚，被輝煌的過去牽絆住的困境，時光變遷，根植於骨子裡的雄心抱負最終不堪晚年的蕭條冷落。白先勇的筆觸，比古詩詞中多了一份深重的悲切，少了一份人物妖魔化的壯氣。於是這樣的文學境界更貼近現實，更本真，也更讓人惺惺相惜。少壯能幾時<sup>6</sup>，剝去蒼老的外殼，眾生最後也只留得一聲低歎：“仗劍而立我已非少年。”

### 參考文獻：

1. 出自張宗子《書時光》
2. 出自《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皇冠叢書《明星咖啡館》第一六頁
3. 出自米蘭昆德拉《生活在別處》

4. 出自東野圭吾《嫌疑人X的現身》
5. 出自白居易《夢微之》
6. 出自杜甫《贈衛八處士》